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1310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田伟的苏州一天

□苏州王道

听说田伟要来苏州了,我马上就觉得很想去见一见,因为我知道她是音乐家田汉的侄女,而且还是一位艺术工作者。她在日本定居多年,已经好久没有回国了。

对于田汉,相信每个人都唱过他作词的歌曲——《国歌》。我还喜欢他的新戏剧《苏州夜话》《咖啡馆之一夜》《名优之死》《夜光曲》《雨人行》等。

田伟的苏州一天是从山塘街的南社纪念馆开始的,因为田汉是早期南社成员。说起来这与他的舅舅有关。易象,字梅臣,早期随孙中山参加革命,并参加了南社,后为军阀杀害,年仅39岁。此事对田汉影响极大,他接连写了《白梅之园的内外》《春之悲哀——白梅之园随笔》以作纪念。易象先生对田汉极为看重,甚至不顾表亲关系,把女儿许配田汉。

易家在湘乡也是望族,田汉母亲易克勤对于田汉以及兄弟的成长极为重要,这位寡母一生坎坷,却带出了一位伟大的剧作家。

南社纪念馆距离晚明复社不远,纪念馆一直由张夷先生用心打理。张夷先生是陈去病先生的外孙,善于盆景,爱诗书,继承了母亲一脉的传统。他爱南社,爱家乡,深有爱国情怀。在张夷多年积累之下,南社后人的成员从五十多人增加到数百人之巨,蔚为壮观,并且经常举办研讨会、展览和出版工作,南社精神传承后继有人。田伟和先生李明晓在南社一边参观,一边听着张夷讲述南社历史。他们最大的收获就是了解到了田汉与南社的关系。田伟长期在日本从事中日文化友好交流,她创立的东方文化艺术团已拥有固定成员五十多人。她还有心在日本成立田汉、聂耳纪念馆(聂耳于1935年在日本去世),每年聂耳忌日,田伟和丈夫都会去祭祀献花。

在南社纪念馆,大家品着“南社茶”,不禁就聊起了评弹。田伟毕业于“武汉音乐学院”的前身艺校,多才多艺,歌舞兼备,甚至还跟着梅派传人学过京剧。只可惜早年因为田汉侄女身份,一直无法上台展示歌舞才能。

在南社,田伟居然放开了歌喉,为大家献唱了苏州评弹。在座的“专家”说她的水平足以对付外地书迷了,但是从专业来说,她是在用唱歌剧的嗓子唱评弹,好听还是

好听,到底是具有音乐细胞的家庭出身。

田伟为南社纪念馆献上了她在日本创作出版的多本著作,并讲述了不少田汉创作,以及有关田家的尘封往事。大家听得唏嘘不已,颇为感叹。田汉与《国歌》、田汉与中国近代话剧发展、田汉家族传奇等,真是说不完的历史往事。

午餐时,张夷安排的是山塘街的老字号外卖——“朱新年”的汤团和馄饨,吃得田伟夫妇大为感慨,一再说这才感觉是回家了。他们是捧着碗真正放开了吃。饭后继续品尝苏州点心,大家在欢笑声中依依不舍。记得田伟还是吃辣的,到底是湖南妹子。

参观完南社纪念馆后,田伟说要去苏州乐益女中去看看,因为她听说田汉曾去过那里演出。乐益女中是进步学校,邀请过恽代英、萧楚女来演讲,学校老师叶天底还是李叔同的学生,而田汉、李叔同都是日本春柳社的主要成员。乐益女中的确演过田汉的剧作,而且这所私立女中的校长张翼庸在家中也与家人演出过田汉的话剧《咖啡馆之一夜》,这些在张家日记里都有回忆文章。而田汉与当时的校教导主任韦布是好友,教师匡亚明也是田汉的粉丝。

在参观乐益女中旧址时,正好张家三子张定和(作曲家)的女儿以童女士回复我,张定和与田汉有过多次合作,田汉的《十三陵水库畅想曲》《文成公主》都是张定和作曲,两人在北京还面对面交流过艺术创作。真是弦歌不辍啊!

在乐益女中旧址,革命博物馆副馆长王中衿女士热情地为田伟讲解,后来还查到了该校的确演过田汉剧作的记录。田伟在五卅路、中共苏州独立支部旧址颇为激动,说以后一定要来这里演出,带着她的团队一起来。

傍晚的时候,田伟和李明晓的宁波亲戚前来会合见面。在十全街一个小咖啡厅里,他们畅谈家事,其乐融融。可是田伟夫妇日程很紧,马上要回上海受邀参加上海歌剧院有关《国歌》的演出活动。而长沙师范学院,即徐特立创办的学校,也早早帮田伟夫妇订好了车票,邀请他们回长沙演讲和交流,湖南正是田汉的家乡。

期待下次田伟能带着团队回到苏州来演出《苏州夜话》。

海上日出

□南京苗雷

前段时间,到北方海滨城市出差,恰好住在海边,于是大家相约早起看日出。早上四点多就起床了,胡乱洗漱一番出门,据说看日出要趁早,否则会少见到很多美景。

天空整体还是蓝黑色的,东南方向的天狼星已经升起,散发出蓝白色的光芒,如同柔和的宝石融入夜空,在它的光芒带领下,东方的天空逐渐变得明亮起来。

来到海边,但见橙色的朝霞在天边蔓延,在海天相接处与海浪跳跃交织,宛如一幅柔美恬静的水彩画。在这片被晨曦轻抚的海岸线上,海风轻拂,海浪轻拍,吟诵着古老的诗篇,送走了夜的微凉,带来了晨的清新,就在这日出与梦想共生的舞台,组织成一首悠扬的序曲。

天边的一抹淡蓝逐渐被金红浸染,就像是画家不经意间洒落的颜料,却又要不失时机地勾勒出日出的轮廓。这一刻,时间仿佛凝固,只为迎接那第一缕阳光。我深吸一口海风,感受其中夹杂的咸湿与清新,那是大自然最质朴的馈赠,也是心灵最渴望的抚慰。

人群慢慢聚集,有情侣手挽着手,满怀期待地凝视着东方;有老人独坐沙滩,脸上挂着岁月的宁静和从容;还有孩子欢笑奔跑,充满了无尽的活力。我仿佛听见他们内心的声音,那是一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、对生命无尽的爱和敬畏。

不知谁喊了一声:太阳出来了!当第一缕阳光迎面扑来,海面瞬间被点亮,波光粼粼,好似撒满了无数颗璀璨的钻石。随着太阳缓缓升起,海面变得金光闪烁,有如无数条舞动的金色绸带,又似万道剑光穿透云层,直击人心。这一刻,我仿佛置身于一个梦幻般的世界,所有的烦恼与忧愁都被这耀眼的光芒所融化,只留下纯粹的喜悦与震撼。人群中一对老夫妇紧紧相依,他们的脸上刻满了岁月的痕迹,但眼神中却闪烁着孩童般的纯真与喜悦,仿佛是在重温年轻时的甜蜜时光,这份跨越岁月的陪伴,在晨曦照耀和海风轻拂下,显得尤为温馨而坚定。

太阳完全跃出了海面,温暖而明媚的阳光洒满大地,驱散了所有的黑暗与寒冷。这一刻,我闭上眼睛,细细品味这场视觉盛宴,让这份来自大自然的恩赐,渗透进我的每一个细胞。

人群渐渐散去,他们或上班或上学,或旅行或居家,或喜或悲,或笑或泣,都在纵情享受着,在阳光的沐浴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感动,一天的生活都会变得元气满满。

回望这片被晨曦温柔拥抱的海滩,我仿佛与这片大海和天空融为一体,感受到超越了物质与世俗的宁静,所有的烦恼与忧愁都随风而去,只留下内心深处的感悟。

日出之美,不仅在于它的壮丽辉煌,更在于它是自然与心灵交汇的圣地。它告诉我们,无论黑夜多么漫长与寒冷,只要心中有光,希望就永远存在。它教会我们,人生就像日出,无论经历了多少风雨坎坷,它总能以最美的姿态出现在我们面前。

在回去的路上,看到不远处的渔港热闹非凡,一打听才知道,海面休渔期结束了。一艘艘渔船整齐排列在码头蓄势待发,渔船上的红旗迎风招展,形成一幅绝美的渔家画卷。大海经历了四个月的休整,必将以沉甸甸的渔网来馈赠勤劳朴实的渔民。

生命的痕迹

□南京刘跃清

岳父、岳母晚年一直生活在我们家。岳父于九年前辞世,岳母前不久去世。整理老人的遗物是一件感慨唏嘘让人心酸泪奔的事,仿佛又沿着老人生命足迹散淡走一段,细细抚摸品味他们悲欢交集的一生。

岳父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参加工作,六十年代被下放回乡参加生产劳动,改革开放初恢复工作。上班没几年,为了让小孩赶上最后一批“接班”,才五十岁就办理退休手续。此后多年,辗转多个工地,帮人管账,换取低廉酬劳,补贴家用。岳父性情温和宽厚,心细如缕,情感内敛,对很多人和事看在眼里,轻易不发表意见、不加评论。但如果他轻声细语缓缓说出,往往见解独到,中肯中听。岳母乐观、开朗,不服输,“每临大事有静气”。

岳父恢复工作时间短,退休工资不高,岳母的生活主要依靠微薄的社保和儿女赡养,他们生前没有留下任何物质财产。

岳父、岳母留下最多的是家人、亲友间的往来信件,岳父在外务工,几个女儿在外地上学都以书信往来,满纸亲情。

岳父、岳母记得最多的是南京、广州、成都三地的天气预报,因为他们的二女、幺女分别生活工作在南京、广州。一年三百六十五天,二十多年,从未间断。那时,每到中央台的新闻联播结束,渔舟唱晚的轻音乐响起,岳母还在厨房张罗,几个孙儿欢呼雀跃,争先恐后地报告:“婆婆,天气要报了!”这时,岳母就笑嘻嘻地过来看天气预报,然后继续忙乎。

岳父、岳母记得持续时间最久的是人情往来及日常生活账单。有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大舅哥结婚时的人情礼单,谁送了几块钱或什么礼物,什么时候还的礼,还了多少。有几个女儿结婚、生子等家庭重要时

间节点的情形。岳母“抓生活”是一把好手,十来本厚厚账本是最好的证明。

我和妻子婚后两地分居数年,那时我在驻宁某部服役,妻儿与岳父母一起生活。岳父、岳母叮嘱最多的是国家的事大,部队上的事大,家里不要担心。因为有二老,后方港湾祥和宁静,我安心军营,直到儿子六岁,他们母子才随军来南京。寒来暑往,记不起有多少清早裹手裹脚地去上课,岳父抱起睡眼朦胧的孙儿,片刻间,祖孙俩有说有笑,相牵而行;说不清有多少个静谧夜晚,儿子叫嚷着加餐,岳母又乐呵呵地升起炉火,为她的胖孙儿做可口饭菜。

妻儿来南京后,临近儿子生日,岳母就会寄来瓜子或笋干。儿子开盲盒一样惊喜,因为里面藏有他的生日红包,还有一封岳父母写的信,用一根麻线细密缠绕。每到腊月,岳母都会给我们寄川味腊肉、香肠。岳父健在时,岳母充当“指挥员”,岳父像个“苦力”在前面扛着腊货往邮局或快递站走,岳母在后面步履蹒跚地跟着。岳父走后这些年,她哪怕坐着轮椅也要操持这件事,那是她在寒冷冬季里最庄重最厚实的母爱。我们劝说多次不要寄了,腊货吃多了,不利于身体健康。她依然我行我素,说娘在就给你们寄,娘走了,再也没有人给你们寄了……

动画片《寻梦环游记》里说,真正的死亡是世界上再没有一个人记得你。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,遗忘才是。据研究,普通人去世50年后,将被这个世界遗忘,了无痕迹,仿佛从未来过。岳父、岳母亦是芸芸众生,沧海一粟。他们活着时热爱生活,珍爱生命,珍惜亲情,珍视拥有。而今,他们的生命已融入大地,与绿树春草共生。

走马边疆

□南京王霞

九一八这天,我和先生正在新疆旅行,车子在伊犁河谷自由驰骋。当我翻看朋友圈朋友们的纪念图片,天山腹地的绝美秋色迎面扑来。一树树的金黄翠绿,一片片水草丰美的草原,一群群转场的牛羊,牧人们或骑着骏马或驾驶着摩托车,挥舞着手中的短鞭,扬起的尘土中不时传来几声高亢的吆喝……一阵阵的心旷神怡冲淡了心中的悲痛郁结。

车载音响中传来一阵熟悉的旋律:祖先的历史像黄河万古奔流/载着多少辛酸/多少愤怒/多少苦难……中华的风骨像泰山千秋耸立/铭刻多少功绩/多少荣耀/多少尊严……中华的希望像太阳一定会升起/我们不负祖先/继往开来/走向明天……

驾车的先生说,中秋过了,马上就是国庆节了。祖国的生日,咱们该返程了。突然回想起一路的所见、所思,不由得感慨万端。

无定河边流水汤汤,贺兰山下沙漠茫茫,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,榆林的毛主席杨家沟旧居,牛圈湖边的油田、昌吉平顶山的万亩旱地、乌鲁木齐大巴扎的载歌载舞……我感受着时光与历史交错的足迹,生生不息的人间烟火。我的祖国,经历了多少苦难,才从积贫积弱的年代,一步步强盛,成长为东方巨人。

策克口岸、塔克什肯口岸、吉木乃口岸、巴克图口岸……我们沿着边境走走停停,看国旗、看界碑,看守边战士们的雄姿,与庄重威严的国门合影。“一棵小白杨,长在哨所旁……”在塔城的小白杨哨所,十几位中年男子在哨所前列队唱起了“小白杨”。他们不论高矮胖瘦,都身姿挺拔,声音洪亮。他们都曾是这里的守边军人,歌声中的自豪和眷恋让人感佩。

西北之北纪念碑所在地——全国离边境线最近的一个连队,被誉为西北边境第一连。在这里,我不仅遇到了山东来的、甘肃来的,面容黝黑的老军垦人,也邂逅了我的读者——刚毕业分配到这里工作的马春晶,她可爱、活泼,欢天喜地地同我合影留念。她将用她的青春来承继老一辈军垦人的奋斗。

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霍尔果斯口岸,我们兴之所至,乘坐上国际班车,走出国门,来到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。这在以前很难想象。一对不懂外语的花甲老人,就这样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度。给予我们勇气的是身后强大的祖国。从海关,到酒店,到各个景点。如果有困难,总有人提供帮助。

多少先烈,一代代无私地牺牲、奉献,才换来今天的繁荣昌盛,让她的人民昂首阔步于世界。

致敬先辈们!致敬我的祖国!